



记得十二年前,唐代文学专家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先生前来到于黄浦区瑞金二路272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,看望过社领导后来我们编辑室,我搬出一把民国木制绿皮面折椅打开让他坐,他那魁梧的身体坐在偏小的椅子上有点不太合适,但他毫不在意,调整好坐姿后就和我们侃侃而谈自己正在开展的《唐五代诗全编》编纂工作,两眼放着光。记得他说他的电脑里建有一万多个文件夹,我当时被惊到了:这样一部巨编仅靠一个人来做,要干到几时啊?!

一个人的诗歌长城

袁啸波

今年上海夏季酷热,热到走出家门都需要鼓起勇气。夜晚散步,迎面吹来的也是热风。眼前的一切景物,都恍恍惚惚颤动着,好像海市蜃楼。这样的幻觉,就容易让人想起从前。

刚好出版社推荐我读一本上海女作家艾倩的小说《女字旁》,让我想起上海作家默音也有一本小说,叫《人字旁》。她们都有留日经历,且《女字旁》中写过的地景,十分像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江南。那种秀美风景背后的极度压抑的内心,带着女孩青春期独有的负重感,让我不禁想起许多幽暗的往事。可见语言是神奇的路径,虽不一定处处都通向真理,却也能经由重现记忆的氛围,一点一点渲染出同龄人见证过的往昔。

所谓的“女字旁”,是因为故事里的三个女主人公,名字都有这个偏旁,叫“嫫”、“媛”、“婳”。小说人物的名字,寄托着作者的期盼,又或者想要冲破的束缚,在平凡中虚构奇峻的险境,终获成长。女性冒险的故事,经由身体、社会再到茫茫天地,是一条寂寞的不归路。为什么小说名字要锁定在这个部首,可能也

有所长,彼此配合默契。比如年轻编辑戎默,悟性极高,当大家还没有弄明白陈老师的体例时,他已经完全摸清楚了。有什么疑难,大家都喜欢问他。他业余爱好拳击,出拳迅猛,干起事来也很投入、很利索。《全编》出版前三个月,他几乎每个双休日都来单位加班做二审。他还负责与排版厂对接和全书统稿工作,故对《全编》的出版贡献尤大。

中年编辑常德荣,学识渊博,藏而不露,是标准的“老黄牛”。他偶然在乾隆《安溪县志》中发现詹敦仁、詹非父子的5首佚诗,提交给陈老师,获得了采纳。年轻编辑张卫香做事极其严谨,心细如发,在所审稿件上批改得最多。她不光认真核对底本,在全书体例上也力求统一。有一次陈老师来社里和我们编辑交流答疑,开玩笑说:“看卫香看过的稿件,我总是战战兢兢,像小学生看老师批改过的作业一样。”又说他认真对待她提出的每一个疑问。另一位年轻编辑彭华,头脑灵活反应快,善于变通,对于稿件内出现的体例问题,往往能提出较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。老编辑黄亚卓虽然最后加入审稿行列,但认真负责,按时圆满完成工作。

《全唐五代诗全编》共收作者2500余人,诗49000余首,其中重收、误收、伪作的数量十分庞大,有问题的诗歌数当在6000首以上,陈老师一一为之考订,将疑似诗一一备录于该人的“存目诗”之下。《唐五代诗全编》共50册,收作者4200余人,收诗达55000余首。

四年前,陈老师陆续将书稿交给我们出版社,社领导非常重视,文学编辑室抽调了超半数骨干组建《全编》编辑团队。

我们这个编辑团队的编辑,老中青都有,可谓各

编成《全唐诗》,由于时间仓促,所采之诗主要取自明末胡震亨《唐音统笈》和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,故缺漏讹误拾皆是。陈老师新编《唐五代诗全编》有一个宗旨,就是要让唐诗回到唐朝,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陈老师充分利用互联网、数据库,对现存的一首唐诗的所有版本进行汇总研究和校勘,以那些较早的版本作为底本和主要参校本,再校以后来的各种版本,厘定出一个最接近唐代诗人原作的正本。故新编内大部分诗歌的标题和诗句内都有许多校记,诗尾则罗列了该诗的各种有价值的版本。

陈老师说,他是竭泽而渔,穷尽了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资料。甚至那些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、某些小城小报上一些有关唐诗的“豆腐干块”的小文章,他都不会放过。

陈老师说他爬梳文献时常常觉得自己是在抓特务,每当发现一条新线索时都会特别兴奋,兴奋之余,不得不仔细考辨一番,既怕遗漏一个特务,又怕制造一起冤案。每天都在这样的兴奋与紧张之中,一点也不觉得苦累,反而乐在其中。陈老师又自比为唐朝户籍警,他对大部分诗人的籍贯、家世、履历、交友、作品版本以及奇闻轶事,都烂熟于心。因此他能在编完一位著名诗人的诗作后,把他亲朋好友的作品附于其后,这不能不说是个创新。

刚刚落下帷幕的2024全国少年轮滑(滑板)锦标赛中,菜菜斩获了U池女子甲组决赛冠军。滑板项目自2021年东京奥运会首次纳入奥运正式比赛项目以来,热度逐渐上升。菜菜2岁就开始玩滑板了,纯粹因为兴趣。作为妈妈,我对这项极限运动充满质疑,觉得太危险了,很容易受伤,所以一开始我比较反对她玩滑板。每次都是爸爸陪着去,我时不时背着爸爸暗戳戳跟她说:“明天不要去玩滑板了,妈妈带你去玩别的……”可是我的“计谋”并没有能够成功。

于是,我抱着不支持的态度陪她一起去玩,看看这项运动到底有多大的魅力。随着近距离接触滑板,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。首先,在专业的训练场地,戴好全套护具的前提下,这项运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。其次,孩子非常享受滑板带给她的快乐,当她想做成一个动作,会一次次失败,又一次次重新开始,最后成功时,是无与伦比的喜悦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刚开始练新动作时,她知道每一次练习都可能摔跤,也可能受伤,更可能会失败,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尝试。摔疼了,她也会哭,但擦干眼泪,她选择继续。我感受到了她对滑板真正的热爱,也看到了滑板带给她的自信,让她变得勇敢,我慢慢学着去理解她。

而接着发生的受伤事件,让我彻底改变了态度。一次,在自家小区门口遇到菜菜幼儿园同学,两个小朋友你追我跑,菜菜不慎摔了一

跤,手臂有两处大面积擦伤,她玩滑板都没受过这么严重的伤。我就开始反思,她跟小朋友玩受了伤,我会不会叫她不要和小朋友一起玩了?我想不会,我只会叫她以后自己小心一点。再想远一点,如果她长大了谈恋爱受到情伤,我会不会叫她不要谈恋爱?我想也不会,我只会告诉她怎样判断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。那为什么我要反对她热爱的滑板呢,是不是我对极限运动的偏见呢?终于我选择支持她,希望她不要受伤,不是去阻止她玩滑板,而是去了解怎样让她在滑板运动中保护好自己,减少受伤的概率和减轻受伤的程度——比如给她准备合适的护具,学习跪摔等保护动作,进行适当的力量训练和核心训练等。

菜菜发现我开始支持她也格外高兴,她6岁生日那天许了一个愿望:“希望妈妈学会滑板,跟我一起滑!”我对滑板一直是恐惧的,但当时菜菜的状态和水平,刚好需要我们家长往前推一推,因为动作越来越难,她自己有点踌躇害怕了。为了实现菜菜的愿望,也想用行动告诉她,只要克服内心恐惧就可以变成更强大的自己,当时40岁的我,开始学习滑板。菜菜成了耐心的小老师,适时鼓励我,当我可以稳稳站在板上滑行,她慢慢放开扶着我的手说:“我放手喽……”

此时,妈妈和女儿的角色好像互换了,原来是菜菜一直在教我怎么做个妈妈。我和菜菜之间有了更多的互动和陪伴,而菜菜也在比赛中取得不少好成绩,这不是一种互相成就呢?

不如说是中年危机爆发,令他觉得这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十分窒息,一定要外出赚钱救命。

男性的中年危机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常用开头。反而剧中作为留守一方的女性配角,细想起来是更具上海精神的有趣样貌。例如祝月的妻子林林,她的人设是护士,娘家条件好,看不上自负的祝月,她却心甘情愿当个娇妻。为了丈夫出国改命,她又是算命、又是算命,又是用尽传统美德支持丈夫上进。最后丈夫真的走了,她又期期艾艾、思念成疾。林林的母亲就很有意思,她并没有揪着出国这件大事不放,反而一直劝女儿,才28岁就只想当个妻子、当个妈妈未免也太短视。后来,随着轰轰烈烈的改制,林林妈下海创业,把一级法人、二级法人这类特定年代的法律问题搞得清清楚楚,亲自经营一间餐厅,搞得有声有色,完全没有老年人的暮气。祝月的出轨,也以命运的真面目狠狠教训了林林幼稚的情感观念。她在单位搬迁、改制过程中,终于强打精神,没有彻底退出

职场,且为了解决夫妻矛盾,争取去东京出差,林林那懦弱性格,却决定加入民营企业,承担未知的风险。值得感动的是,林林的老同事,一位经常带着她偷偷去院长办公室蹭国际长途的医生同事,同样一遍又一遍鼓励着林林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。这段纯粹的友谊,倒也是林林作为心酸的留守妻子之外的福报。另外一位女性配角阿珍,在学业上受到国别歧视,却不屈不挠,这也感染到阿珍。她的婚姻,是在与闺蜜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展现人格差异和应对风险的能量。

转眼近三十年过去,女字部首有了文学意义上新的命名,新的迭代,总是一件好事。好像王安忆在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所写:“文字、我们的方块字,仿佛一种图案形的密码,扩张一个大我的世界。”

女字部首

张怡微



水乡人家(剪纸)李守白作

我是《全编》编辑团队中年龄最长的,早年对佛教比较感兴趣,责编过“佛学名著丛刊”,读过一些佛教经典,还曾校点、注释过《金刚经》和《坛经》,对于佛经的行文习惯、佛教名词语等都比较熟悉,故《全编》中僧人的诗歌我审阅最多。印象最深的是审阅释宗密的诗集。

我发现宗密集内有很多偈诗很长,根据大小标题判断,应该是一组偈诗,而非一首。可能因为陈老师依据的底本排成了一首,所以都没有分段。我根据原经文、大小标题的题意来判断是否要给长诗分段、分几首,大多为陈老师所采纳。这个工作看似简单,实则我要读懂佛经、仔细揣摩大小标题相关联的意思才行。为此,这部分内容我细细审了两遍。

等校样排出来后我再审,又发现最后部分有不少标题的层级混乱,一查佛经原文,发觉好多是一组诗,上面应该加一个大标题来统摄才行。因为原来佛经底本上没有标题,我就按照经文内容来拟,一共拟了10条标题。虽然费了很大力气,但颇为得意,就在校样上随手批道:“所拟标题均取自经文,非胡编也,有充分信心,呵呵。”陈老师看后批道:“当然充分相信!!!”他对我拟的标题一字未改。我倒没觉得自己有啥了不起,就感觉只要你能尽力提高书稿质量,编辑和作者之间是可以达成高度信任的。

至于改正偈诗和讲经文、变文内诗歌的一些错别字,那是经常的事,因为底本《大正藏》《续藏经》和敦煌写本原来就存在不少

讹误。这里不多说,只举一个好玩的例子:《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唱辞》(其十二)七、八两句为“四脚距地而起,啧啧嗑听而云非”。按,第四句作“路见两牛相舐”,是说两头牛相斗,那么这两句说的应该是牛。此诗前七句都是六字句,到了第八句突然变为七字句,读来很拗口,显然不符合古诗韵律,且“云非”两字完全不通。我苦思冥想后恍然大悟:应该是“飛”(“飞”的繁体)字。按,“飛”字的草书有点像“云非”两字上下相连,故敦煌文献整理者误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了。如作“啧啧嗑听而飞”,则和“四脚距地而起”意思连贯了:四只脚离开地面,不就是飞吗?陈老师看后不是赞同,说:“能这样真不易!”

经过我们编辑团队四年的努力,《全编》终于出版了。陈老师花费40余年光阴,砌起了这座雄伟无比、可以屹立久远的唐诗长城!而我们编辑只是做了少许修饰。陈老师曾经用孟浩然的两句诗“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”来形容对古诗的整理和欣赏,我相信他独力建造的这座诗歌长城,一定会吸引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前来登临观览。

养育